



西塘先生文集卷第五

代林文到任謁宣聖

道暗於物蔽而有叔季之亂民與禽獸相去一
間王於斯時獨皇皇栖栖環其轍于天下如道
人之鐸于路者無所不至卒之無一國合乃寓
諸六經先王仁義之道已蝕而復明禮樂政刑
已壞而復振萬世之下父以之慈子以之孝君
君而臣臣夫夫而婦婦日月星辰得其行昆虫
草木得其情王之力也連爲天南窮州雕題交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趾混錯鳥獸今乃被冠披裳受天子約束官吏
得以教治而分領之王之功德深矣其忝受詔
命自歸善移守於此下車三日矣惟朝夕所頒
布宣諭以臨民吏者皆王之緒餘也敢不虔遵
禮典而致欽于左右哉肴觴苾芬伏惟尚饗

代釋奠

周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當是之時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中州之民其不胥爲夷
狄禽獸寡矣惟王獨於其敗壞腐爛中極力而
起之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不遂淪沒於
地而萬世之下以生以育以衣以食而父父子
子君君臣臣與天地相終竟而不可傾搖破敗
王之德也某爲一州長於此方春之月雨露時
至草木滋茂惟王之道在其俯仰之間一昆虫
草木之細孰非王之賜是用齋祓其心潔豐粢
盛祗率僚屬以仲月之上丁而行釋奠之禮焉
伏惟尚饗

秋釋奠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秋之令涼風既至霜亦時降百物登實獺魚豺
獸皆有享也况於人乎是以有思親者以思親
薦有功德者以功德報王之道其在萬物蓋不
啻天地父母於是之享不亦義乎是故凡有國
家人民不以大都小邑皆以是日明禋于我王
凡以爲民物報生成之賜也夫惟萬物莫足以
稱之斯謂罔極之恩莫報之德俎豆斯列牢醴
其潔以將至誠而已伏惟尚饗

代林丈再任謁 宣聖

色聲臭味逐逐於外而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
臣不臣能使天下之人不夷卽禽詩書之教所
以開民聰明自其迷惑而返於其初故凡爲天
下國家之道儒術爲先所以厚人倫本政教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由此其選也周之衰其夷且
禽甚矣微夫子之力詩書之教將泯墜於地而
不復振後世雖欲聞先王仁義之道其孰從而
求之故不啻天地父母王通嘗言之矣其爲郡
於斯惟公家大小之事一有成法而裁決處置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斟酌以宜未嘗不依於王之教天子不以爲大
不肖俾之再任是依於王之力也泣事之三日
謹以禮謁惟王其降鑒而始終啟贊之

代謁諸廟文

國家所以待天下善惡曰賞與刑而賞刑之所
及耳可聞目可見而已若幽晦冥昧聰明之所
不至非有神聖不能伺視故吏執刑賞而神司
禍福所治實以代天福善禍淫而與吏相爲表
裏吏與神其相待如此其不肖朝廷以其讀書
知道累官至于州牧自惠移連下車臨事已三
日矣推神與吏所以相待者是用祇率成典以
誠薦告

代林丈再任謁諸廟

幽與明夜晝之道也未有夜之弗晝何爲明而
無幽神任職於幽代天伺察正淫而禍福之故
血食於此太守任職於明代天子伺察善惡而
賞刑之故祿食於此爲善惡於明太守取而賞
刑之其行諸幽則賞刑所不至而神禍福之神

與太守所治不同而爲道一矣其爲郡於斯惟公家小大之事一有成法推行天子法令以致之民不敢懈也至於事有許奪輕重不敢髮絲自昧于方寸凡以關通神民而莫有以啟沃之苟全初終知爲厚幸而天子不以某不肖俾再是任神之明靈其有力於某至矣泣事之三日謹以禮謁祠下王其鑒之

代英州城隍廟慶祭

城隍內營外扞使居有所恃以安而乘巖伺隙之人無所啟其心其有功德於國與民甚至而廟貌圯壞踰歷年歲蠹梁腐楠墜瓦盈地風雨飄搖延及陞幄某初至郡因以禮謁祠下瞻仰之際盡其痛心固神之於人有不可知不可見之功德而予又不忍重勞民以求安完然而承上化之流務使民知本反始不怠康寧之所從來者宜如何哉是用申請于上得遂所乞僅可殿宇而民吏之有知者歛然樂輸其力不踰月堂序翼張旒冕星煥前几筵後帷帳輔佑承使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五
左右內外然後衆知所依仰而吏慶于府民歌
于路其樂成如此神之於人情豈遠哉於是率
郡屬嚴鼎俎之薦伸慶祭於斯日神其鑒茲用
保明享於千萬年永惟朝廷靖熙民物寧阜內
外上下和懌而成之固有磐石之安是圖蓋古
之仁知聰明之極雖歿而猶不忘爲天下福神
之類也尚饗

代祭社稷祈雨文

古之建國左祖右社示民之生必本其先而衣
食所本土穀而已而聰明仁惠能出力以平險
阻教耕藝皆得以配享無窮推迹所崇不其至
歟大海之傍連年焦旱細民艱乏至於妻孥併
棄莘歿於道可爲痛心者今歲爲甚幸而春夏
足雨以爲秋稼稍登卽病悴遺民可以少濟迫
茲不雨又且逾月誠恐復如去秋則民不噍類
憂慮之深殆廢眠食以其忝爲長也神祀有常
典而旱溢祈禱首著于令豈非輔祐朝廷衣食
民物有從來乎夫賤者力耕耨貴者勤勸相此

則人之所得而致若乃叱呼雲龍奔走雷電噓
翕俄頃滂沛田野使枯槁將死而復生非神而
誰能是用潔蠲齊宿以爲民請惟神臨之

代龍潭祈雨文

祀有典先王所以勤恤民隱謂夫非人力之所
能及則惟神是怙國家尊隆禮敬近者制勅凡
名山大川能出雲雨神靈顯赫者所在咸以名
聞神於福清境內標表第一凡以靈異卓絕自
有是邑以來歲時災害苟以告者未嘗不蒙休

應其功力在民者甚著以去歲蝗螟爲害今春
麥不全收民極艱乏幸而耕播之初甘雨屢降
民究其力以赴田畝原田高下蒼翠一色乃自
仲夏至今不雨矣數日膏腴坼裂苗稼黃瘁民
心遑遑小大憂恐若旦晚填墜溝壑者神於此
時得無深念乎某爲宰於此固才力有限而小
大之訟分決裁處不敢不盡其心其有以致咎
罰于有神者願以身當無禍吾民物爲也乃其
寸誠發心如一燧之在爐亮神之指呼風雲馳

西坡先生集卷之五
走霆電化焦燠爲清涼變乾暵爲濡澤俾民易
憂以懼且死而生望易於一燧之在爐也然則
何憚而不爲哉此其所以祗祓而來告

代祭雷師

雷天之威令震發潛伏使勾萌畢達而幽蟄並
啟號其悸驚恐致厚福雷師之於天下其德如
此所以輔相國家者至矣夫先王之爲禮法施
於民則祀此雷師所以在祀典而爲州者將以
庇護千里之民物使之出入以時而物遂其宜
者也方茲東作則所以爲千里祈致祥順其可
以不逮乎是用遵修禮典敬以誠告

代祭風師

天生萬物而風以時發生長養成就而歛藏之
和而爲條祥肅而爲凜冽其清微時順或不鳴
條一怒而飛屋拔木皆風之力也而風伯主之
州之有守所以牧養千里民物而使之無不成
得其宜而時生時遂者也方茲歲春所當以萬
物生育之端請祈于風伯者其敢後乎是用祗

西華先生文集卷之五
飭禮事以伸敬告

代祭崇應公祈雨文

民之所事明則有官長幽則有鬼神凡以其於
已有庇護而使之不失其所是也泉濱海之國
土隘民稠壤地磽确稼穡良苦所賴雨澤以時
降否則焦旱不收旣已仍歲民流徙以轉溝壑
多矣幸茲春夏甘澍饒足禾稼將成近復不雨
誠恐枯旱復如前時民何以堪故不勝愁憂而
至於不眠者以其忝爲長於茲也惟神聰明惠
直廟食于是而溫陵之人家有嚴饗雖稚兒女
子無不知依神之明且靈非有大庇護之力而
能使之若是乎夫聖賢之舉也義而義者時而
已矣有大庇護之力而不能於此時未見其爲
義也暝雲藏山龍託淵藪呼叱俄頃傾瀉川澤
萬室之衆同一欣喜神豈無意乎此太守所精
誠來告也

代祭顯應王廟祈雨

民所恃以生者食而稼穡之待雨澤亦若是晉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江仍歲焦旱細民艱食而至父子相棄流移甚
矣矧莩死于道不可勝計乎幸而春夏雨澤稍
足以爲今歲有豐稔之望饑疫遺民庶幾少濟
涉秋而來復爾曠乾誠恐又如去歲則民不聊
賴夫叱呼靈龍驅使電雷此神所從容而餘力
原田圻裂苗稼枯槁萬室焦然此則吏所經營
之大急以有餘濟大急固神與吏相爲表裏以
佐斯民之道也故敢精懇而來告焉

代辭廣利廟

某學識淺陋乍得茲郡加以南北遼曼人事不
相諳悉是豈能周知事物利害而舉措曲直一
得其宜哉曾未及期事叙功卽雖不足以盡善
亦可謂粗完神之賜也惠陽不理上司欲不肖
者徃葺之辟書上聞朝議可之旣拜新命遂辭
茲土惟神之德天覆地載烏乎適而非在哉樽
酒告謝而已

代林公祭進寶廟

進寶血食於窮荒岵岩之峽間而靈應之稱聞

於四達非神聰明正直左右有德而禍淫邪者
猶日月之在天其能如是乎某爲郡真陽學淺
術陋惟夙夜祇奉條法戮力公家欲德施下及
於草木昆虫如古循吏而未能也幸而公私安
寧罔有虞悔部司以惠陽闕守遽茲辟薦詔書
且至腰帶舊印手捧新符非神於輔佐陰有巨
力無至此也惟麾守所縈久矣欲至祠下而不
可得今茲輕舟泊岸得以周覽山川風物之勝
而焚香奠酒躬叩冥寂意豁如也重惟神去斯
世也遠矣猶自思爲上下福其食祿于國徃爲
守長其敢懈乎在人則有東西南北之限若神
之道其何適而不在乎潔羞陳禮物有窮盡而
嚮服之誠與神之無分於東西南北也等矣尚
饗

賽謝明化寺土地文

俠以上書論時政闕失得罪於朝天子以爲其
情可憐不忍糜以湯火貸其萬歿而投置於此
方其手携妻孥奔走萬里以來於英英人上下

舉無半面之知者艤舟江岸栖栖如也俄而有室可居以有明化寺故也寺前高後卑無山阜可依無松竹可庇言陰陽者以爲非所以聚人之地室敞而將頽過其下者惟恐壓焉垣圯而不築可攘臂以入叢蒿茂草蛙蚓之所居敗壁腐楹虺虺之所伏人而居此能以久安平故某之始居此人有言某僧以罪歿某人以病去人久不居故頽敝至是殆土地伽藍之神爲之也俠應之曰厚地至大至廣而神之所主各領其

一方以伺察善惡而禍福於人夫土地之神以安人爲任人安而神之所居以完饗祀以時神所以治職於下而歸報其上者此也豈有擅據是室不使人得安寧人亦何求而爲是哉且夫所謂神者以其聰明正直而不妄故也夫惟聰明正直而不妄故亦惟其類已者是喜上天后土之所以使神分此而居以伺察善惡者亦謂其惟聰明正直而不妄者是與也俠雖不肖不敢自比於聰明正直抑所以事君親者不敢不

盡其心知法之於民物不便屢請而不已不敢
自昧方寸以苟避權貴而自容至於與大臣矛
相劘也達官美職人之所欲俠不敢分毫覬于
心居有宮室行有輿馬祿豐用足妻孥喜美親
屬交舊賴有取足人之所樂俠棄之如涕唾怡
然而來此神其亦曰鄭俠者果何求爲是哉如
俠不正不直以自叛于道則神得而殛之如果
在于有道當力輔大公祐以龐福然後可以上
稱皇天后土之所以委神于此者夫豈得悍然

固有是室以與人爭居者哉是必不然故力排
衆議與稚妻弱子晏然居此而無畏者以不自
疑且不疑於神也旣而生徒四來布滿寺宇整
歆易頽誅去蕪穢移堂以室闢墻而戶惟人是
便神未嘗預焉英之諸公自太守下至掾尉及
士大夫之道英而南北者與夫英人無貴與賤
貧與富凡粗知義者未始不予識而無一間言
生徒之來學迷者悟汗者潔怠者修晦者白雖
未大成而人人嚮方矣稚妻弱子與夫不肖之

人內外僕妾以數口迄三四年一無災患然則前高後卑無山阜可依無松竹可庇非所以聚人之地與夫人不得以安居果何謂耶由是知神果聰明正直而無妄而彙之不得以寧居或以罪歿或病去非神之爲之殆人之自災也抑神不幸而遭於是使夫不知神者不得不置疑也然此佛寺也而以儒久居之與夫儒宮而僧居之亦何異乎是用不安厥居而卜室以遷然則使得以寧居而至於有室以遷神之力也今夫與俠始終有力未有如神而知神之爲聰明正直而無妄未有如俠神與俠幽明有殊而爲道則一道也是用潔其壘樽佑以肴果爲文而來謝惟神饗焉神其永終斯道而助天地福善禍淫

祭韓文公

先生以一言忠梗思悟其主於四百餘年之前獲罪而來此當時之民蒙被厚賜以至于今推崇饗服如一日蓋道之爲貴未始不如是也若

夫文章行誼粲然在編簡史筆者此固與日月爭明鬼神爭與宜乎天涯地角聞風嚮慕某非情然無識者則其爲師慕明德者豈一日適過祠下敢陳酒脯之奠如釋菜於其先師者之禮焉

祭葉成甫文

挾以清酌庶饒香茶餅果束帛緡錢之奠敬祭于成甫長官之靈而言曰舜之所以泣天下曰慎徽五典而五典之說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蓋抱陰陽之冲與萬物相出沒於覆載之間而有以自別於禽獸五者而已父子不親君臣不義夫婦無別長幼失序然而天下不亂不相率而爲夷狄者未之有也而朋友之信實配四者以爲常其在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棠棣以燕兄弟亦曰喪亂旣平旣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而卒之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旣翕和樂且湛作詩者之意以爲兄弟妻子

西塘先生集卷之五
之際能如此其和者由其有朋友之益也今夫士之所以立身行道之本自事親始而事親不悅不信於友也悅親有道不誠乎善不悅於親也是誠於爲善而有以悅其親者又以有朋友之責也然則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未嘗不出於朋友輔已以正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兄弟以怡怡于內朋友以切偲於外人有兄弟出有朋友此恩義之所以至人道之所以成故仁義禮智而載之以信曰五常父子君臣夫婦長幼而載之以朋友曰五典兄弟以急難朋友以燕安朋友以樹道兄弟以禦侮朋友者吾之陪兄陪弟也故十年以長則兄事之謂我兄者吾斯弟之矣禮曰貴與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是故謂父之兄弟曰伯父叔父謂母之姊妹曰從母而伯父叔父之妻亦曰母謂伯叔之兄弟曰從父兄弟謂姑之子曰內兄弟謂舅之子曰外兄

弟姨之子曰從母兄弟古之人如此者非有所
薄於父母而均其敬於諸父諸母非有降於兄
弟而均其愛於諸兄諸弟也爲其近之也故敬
諸父諸母謂其近於父母也愛諸兄弟者爲其
近於兄弟也古之人厚矣以謂於所厚者而止
爲未足故近之者亦厚焉乃所以致其爲厚也
今之人於其所厚者或薄焉於所厚者薄則無
所不薄矣然則敬愛之道在所推而已敬諸父
諸母爲其近於父母則敬父之執者爲其近於

諸父也愛諸兄諸弟爲其近於兄弟則薦於朋
友者謂其近於諸兄諸弟也而相視若道路然
非薄於親者不爲也曲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
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
子之行也然則於父之執不敬者可謂之不孝
矣孔子曰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
之外師吾哭諸寢門之外曾子曰朋友之墓有
宿草而後不哭焉孔子於朋友死而無所歸者
曰於我殯古之人其於朋友之際如此以所哭

之內外知父之友於已之友又有間焉所謂僚友執友者其名殊而實不異也何則位非相統泣則所與並肩以出入公府同力以夙夜王事危難同憂安易同樂疾病相扶持有無相調恤其義不重乎而相視若道路非薄於君者不爲也然則相與於鄉黨者朋友也而厚焉厚吾友所以厚吾親也相與於朝廷者朋友也而厚焉厚吾友所以厚吾君也於父爲友而子又曰友是父子並行也成甫於吾父爲僚則成甫於某不曰吾同僚之子乎此所以成甫於某爲一歲之長而某以文事成甫無疑也古之教者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於父之執則敬而於執之妻不敬其可謂敬父執乎此所以謂十一縣君爲叔母無疑也謂舅姑從母之子兄弟姊妹則父之友其子不曰兄弟姊妹乎此所以謂成甫子曰弟謂女曰妹無疑也故謂成甫丈者爲成甫之近於吾諸從伯叔父也謂十一縣君叔母者爲十一縣君之近於吾之從叔母也謂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子曰弟女曰妹爲其近於吾諸弟諸妹也是以
拜伏祗惕不敢以戲豫若在所友而不敢以友
友成甫者如此而人之不知者以某於成甫何
求而不知吾所以區區者凡以致厚吾親而已
成甫其以爲然乎成甫之疾某弗家以奔走醫
藥扶持營療百爲而卒不克救不敢自以爲無
罪誠以有所不能致不得不爲未足也豈公正
慈惠忠厚明恕真古所謂愷悌君子者而上下
左右當陰有輔相獨不肖爲當致力乎仁則壽

不仁則夭君子常福小人常禍果何謂乎嗚呼
成甫司命者如可見可以與之舌辨尚當爲成
甫直此抑古之人以爲各有所職而不相治者
謂仁義忠信我所職也而吉凶禍福物有司之
仁則壽不仁則夭君子常福小人常禍順此則
彼得之反此則彼失之得失在彼吾無預焉是
故置之於無可奈何曰命而遊方之外或至臨
柩而歌於成甫之亾獨不得不潛然出涕者以
成甫有子夭喪而五女皆幼未識事成甫奄忽

化去叔母獨力如五女何尚賴謙甫在曲江寄
樞報慈請叔母挈五女含哀以趨謙甫急所依
也人之大事莫大於嗣息叔母遺腹出此月其
必貴子曲江之行今日登舟來日告違晚遂啟
途蓋欲叔母早到謙甫治所妯娌相倚產臥中
有人照顧也成甫有靈力當輔相使舟航平寧
無風波驚恐之虞旬日達韶所須合藥一如所
教樽酒盤肴祇用納約成甫其尚饗

祭文舉

嗚呼文舉學至於窮道淵源貫穿經傳啟口肆
筆皆足以羽翼聖言扶持政俗可謂明矣行至
於不欺幽明不侮童稚孝悌所感通於神明而
鄉閭推尊子弟矜式可謂誠矣惟明與誠聖賢
事業實備於文舉之身是以修之窮閭而在上
之明且誠者能以文舉姓字達於朝廷使終身
府學而獨於文舉惜一官命也然壽踰七十始
終明白無一玷缺古之人有以是爲至足在已
無憾人亦不以爲憾豈不以至富至貴爲在此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乎尊酒盤飧對影號慟爲夫抱憂閭里不得去
時爲文舉一言別耳

祭安之

俠以言事獲罪方姦邪側目思脯其肉而醢其
骨親戚故舊有不相顧而安之遇我於此美言
厚禮旣嘆且喜蓋未嘗識面而一旦相值情過
戚屬治明化之堂以居我曰使爲介夫得罪予
之願也當此之時有識如安之者幾人卽夙夜
多事竭力盡節誨人不能調人不足恕人不克
助人不逮朋友有急難橫身以前當今之時有
義如安之者幾人耶惟忠厚明白愷悌枕義謂
安之宜眉垂白毫尚享榮祿豈意至於此而弔
公之孤拜公之影哉天涯一官聚指三百內外
之給其費相值俸廩朝人支計夕空義不居財
安之爲甚靈輻北還資用無幾子女幼稚其將
安依當今之時復有貧如安之者乎公嘗語予
曰所以區區仕途當得榮贈考妣斯已矣而甫
升朝序遽掩靈棺斯願未酬黃泉莫慰當今之

時復有不足如安之者乎然則所爲如彼所遇
如此天之厚報必在公後以聖淵之老成而諸
弟能服膺先生之誨言豈有男子十數皆堂堂
數尺獨患公之後無挺然立於時者哉惟窮旅
薄幸所以遇公者未久遂有終天之別能無自
痛而嘆夫良善之不甚幸於世哉尊酒盤肴欲
公之來飲之食之如平日也能無以其微薄而
鑒其誠心乎

祭蕭仲翔文

士之先後或千百世猶之齊年而比日士之南
北或千萬里猶之並戶而同室非夫道同氣合
誠之相照如日月而志之相契若符節則不能
也世之趨走聲利炎涼反復其比肝膂而心楚
越者不可一二數况久且遠耶如不肖齟齬於
時方負罪天未平常相與促膝執手道心臆事
如兄弟者一旦皆道路人仲翔於我無一日之
舊半面之知乃不遠千里以書致相愛之意其
眷與之密嘉獎之過或對面不如啟緘也於仲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五
翔所存果有不倚於正而其見我於心臆之際
有不白而志之所之有不同其能如是乎且盛
年休官擺脫塵坌而幽棲林泉以養冲素故以
壽考期君方幸旅中無事時得書問往還當以
詩遍詠君家池榭葦竹至於盤盂几杖之類使
雖執手日遊其間者無以過也而遽以亾計其
何以慰旅人之望乎嗚呼天地夢幻也萬物夢
幻也我亦夢幻也惟不夢幻者爲知吾未嘗生
未嘗歿廓兮寥兮謂之無知而不知無知之爲
真知閬兮絕兮謂之無物而不知無物之爲真
物仲翔仲翔君已夢覺向之所得固不一縱君
英明復能爲我取夢中之一物乎知無一物可
得則知向之紛紜者皆繆我之物也知其繆我
則俯仰回環一無所係而後能無復夢此予所
以致享于仲翔也不以酒食以此

共伯禮祭執方

公孝悌忠信樂善不倦者不俟朋友之言而人
諭焉三十而後調官二十載之間三爲部司一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三
典郡事政之善美在人傳誦齒方艾服此正今
人醺酣銳進如熟醉求酒之時公獨浩然果決
求退故能養高丘樊流譽邦里清素之節可挹
可嚮老氏所謂知足不辱公之謂也臨終慷慨
無所顧戀辭謝親故留偈而去仲尼之歌梁木
尸棄之明聚沫殊時一意俠等素荷交照知公
行李若此夫復何憾憮然陳觴如送別者人道
則然也

先考辭堂祭

道於言易行之者難大人於道行掩其言物貴
楨質人貴忱實大人之誠不欺暗室大人事親
其不及見愛敬之篤稱于邦縣侍于伯父如子
承考食云則食坐云則坐隨行不肩席必居側
怡怡欣欣未嘗失色視伯父疾憂色如漆衣不
解帶四十餘日惟期之喪齊斬同戚事嫂如母
撫存諸姪仲姑之身累得重病每於垂死復其
性命由親扶持必迎以歸百金易劑千里求醫
敬遜之實由孝而推爲弟如此事親可知忌日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之哀淚如綆縻乃知鄉評於人不欺閨闈齊明
政猶公庭會不數歲家道用成蒙童初誨赤子
在祿其間六人或提或抱當此之日喪其良匹
惇惇鰥居不忍繼室親黨屢言曾不聽恤其懲
伊何高宗尹吉朋友之際其交不妄白頭如初
信我忠讜凡此數者人鮮能備大人行之有餘
而易困躓場屋迤邐宦遊怡怡樂天未嘗怨尤
懸車掩門因謝世塵優游園林十有五春左攀
喬松右揖回賜於世何求息榮自至魚佩朝章

輝照龐眉匪天相道何由致之人生百年七十
者稀齷齪龍鍾夫又何爲大人之德象中丘山
信于朋執香掩芝蘭儼然若思舉措靡輕邦邑
之人敬猶神明以茲壽考爲鄉閭師厭世而升
何慊期頤惟是不肖區區一官荒翳蘭陔淒涼
膳餐迨茲抱疾奔忙東歸一無所及遽焉永違
嗚呼哀哉騰雲轟轟前溪橫綠夫婦同塋茲已
先卜月在析木辰直癸酉地闢天通亦惟指授
於幢有翩輜車旣飭捐茲僞館歸彼真宅兒孫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六
滿前號慟踊躄天高靡聞地厚奚測屬辭陳觴
以瀉肝臆揮涕之戀終天豈極

西塘先生文集卷第六

上王荆公書

俠惶恐百拜再啓史館相公先生仲冬凝寒伏
惟鈞候動止萬福俠於眠食想望盛德中忽前
日一得拜塵馬首瞻望光采伏蒙先生存問撫
恤惻人之誠達於顏面蓋進而欣欣退而怏怏
以自尤恨者數日不釋以浮光不遠千里而來
以爲日得侍立先生几杖之下問疑辨惑庶幾
於古人道學有以到其一二耳今則如此非命

而何日惟力輔大政取頽綱漏目於其已敗壞
而振起之盛大之業與日月相爲照耀矣俠無
助於門下者也而門局圈繫不許出入是以先
生之耳無俠之言先生之庭無俠之迹獨不以
此爲懼罪於門下者以先生所以遇俠之厚不
在於此也他人之學於先生者文章辭語進退
舉蹈之間故其爲功易而取効速俠所欲學者
學先生之所難學非文章辭語進退舉蹈所可
到者旣不自量其力又不得親炙於前是以久
而未獲勞而無功夫先生之文章辭語進退舉
蹈皆先生所自裁抑而用中於民者豈有異於
人哉此人人所可得見而易學以求合者乃若
先生所以異於人者不過若黍米大而圓明瑩
徹上可以通高天下可以達厚地而旁無四方
此人人所不可見而難以合者子貢曰夫子之
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也子貢所見於孔子者如此已爲不可得
而聞况於行之合於性與道求之於黍米又不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六
可得而著是豈趨利亡義乘勢爭便其心不得以少息之人所可得而學哉今先生當大任秉大政天下之事惟所舉天下之才惟所任若器之方圓無不適其所以總統綱目若所謂提舉某事察訪某事鈐轄某事者皆君相所寄耳目腹心於是人者先生亦以其不可易見而苟合者求其人無以其文章辭語進退舉蹈之苟與我同者便以爲其人真與我同一付之權任雖先生之子弟不得一言以問其毫髮誠見先生

不能無誤也俠每見朝廷舉一令新一事未嘗不與三代堯舜同其仁凡命令之初下士民稍有識者莫不歡欣鼓舞以爲真得利民之術而太平可坐致也及行之未幾往往敗壞民吏厭苦至於顰眉感額而後道良以貪繆之人急功而要利督促以成就不念民之休戚勢之緩亟可否使君相雖有利民拯物之心與夫至美至善之法不可以久行豈其苟學以求合於先生者其事繫於面目聲音笑貌之間其心乃無廉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六
三
恥暴戾而貪忍曾不若禽獸者先生亦不得而
盡知也耶俠請試爲先生言夫法之至美至善
而貪繆之人所以敗壞之者先生不必目自見
而後可以盡知其不爲便也且如青苗一事是
法之美而善之至者也始某於浮光見朝廷議
行其事固常與民吏士大夫辨其爲利矣其稍
有知識者亦莫不以爲善及行之期年則可厭
矣何哉青苗之法本以民之窮乏嘗以新陳不
接之際每倍其息以貸於人故官爲出常平錢
以貸之而只取二分之息所以抑兼并而蘇貧
乏莫善於此然民之闕乏而借貸於人者天下
固常半矣而稍稍温燠能儉克勤苦以自足而
無所取貸於人者亦嘗半吾之心果在利民非
有取利於民皆聽其自來而與之法不曰召人
情願請耳及貪暴之吏急於散而取賞則曰某
縣民若干散必若干某縣爲民若干散至若干
不然者劾奏而令佐亟於承命以求知於其上
又巧以強與若某鄉某里某人不請則旬月之

下必有他禍者且不可解及其催納之際亦莫不然則盡一州一縣之民無有不請青苗者是曩之果皆貧無不借貸自足者也是法雖聽其情願其實強而與之者常半至於收成之際又不稍緩其期穀米未及乾促之已急而賤糶於市而曩之利十今不售其五六質錢於坊郭則不典而解其甚者至於無衣褐而典解是法所以蘇貧乏而反困之抑兼并而反助之矣夫如是無知者便謂青苗爲不善不知貪暴之吏壞之也至於免役一事比之青苗又其善者國家以民之勞於從事而破壞貲產以陪備公上且無分限可準每歲令出免役錢比之舊所費百不及一官以其所入爲雇游手之民以充役而游惰之民又得食其力於公謂此法爲不美是天下無良法矣某始見此法欲行因以比之青苗爲最善今聞貪暴之吏校民之產有類其椽之多少而量其長短計其牛羊犬馬鷄豚狗彘鐵爐茶坊獸置魚筍食器眠具莫不估價出錢

以助役不知朝廷以收到免役錢除每歲雇募
工役調給官員得替赴任人工及津置綱運外
其錢更欲作何支用而取之如此其細且悉周
且盡畧無矜哀惻怛之心以及夫無衣褐饘粥
者是又貪繆之吏壞之之驗也凡此皆俠所目
見耳聞君相所不得而見聞者姑容其如此若
聖君冕旒之下先生聰明之前亦有如此者豈
有簪簡滿目便無一人是忠義之士畧不以聞
左右哉誠以先生所信任者既以爲其人實與
我同則彼雖赤誠如血其言必不見聽且如府
司免行錢是與免役錢不異其善如此在俠之
愚以爲朝廷誠以利民爲心則宜較其所費之
多少令舊行之最豪大者不過出每歲陪費之
半已見大濟而令其舊行之貧弱者一例免放
可矣必不得已而使之出錢宜亦欣然聞命今
者令細民並相糾告不以舊會係行籍但持一
物而賣於市者莫不出免行錢至於麻鞋頭髮
茶坊小舖皆朝夕營營以急升米束柴而不瞻

西塘先生集卷之六
者今無不勒出錢以爲免行則彼舊非在行何
免之有何以爲寬民之力哉又如門司商稅院
舉用倉法取商人舊來行用之半以給公人食
料等錢及公用事雖至小其於通利商旅往來
爲美利固不細公人輩旣用倉法不得乞覓安
有不收之稅俠以爲此法旣行爲上之人便當
覺察諸門及在務苛細不務寬大底事尚無有
此舉果使公人輩多方搜索內外嗟厭得提舉
市易務司劄子令不得非理解拆客人車仗三

司薛公懲誠其一二方稍戢歛四方商旅士民
出入者靡不欣快而歌道之又擘畫一貫以下
稅錢不以是何名色盡令在門收稅五七月間
陡見稅額增羨豈意前者以增羨獲賞後者更
加嚴峻日務增一日月務增一月人務增一人
至於剝削根究唯務盡稅則前日之事無復存
而法又將可厭而壞矣且如開倉法立條只爲
饒潤客旅耳法未行時諸門入務之物皆役大
商其人自不以此少稅錢冒犯公法唯小商及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六
火下在門廳重之物十或饒其三四亦有以價
輕稅重不得不饒者實所以寬夫天民之窮餓
以宣發君相之仁而使之知君相所以置某等
於諸門如此而已故倉法未行如此既行之後
亦如此偶以本門有稅長連紙者其額每一千
稅錢五十足攔頭輩以爲務例每一千收千百
五張稅錢自取條貫遍檢無此條取則例檢之
又無以其無條例遂不敢行祇領依條每一千
張收錢五十足不知舊時紙在院稅時盡於稅
院左右貨賣諸處紙舖盡往彼收買及於諸門
收稅則客人就便盡得貨賣紙舖有姓劉者舊
時稅院前賣紙主人也以不得賣紙遂以此告
本門不合只將姓丁人紙每張只稅一張本院
行遣姓丁者及攔頭公人輩各禁繫五六日科
斷近日有永泰門以大商火下有些少物在門
收稅薄有饒潤者自九月二十七日禁繫至今
未經了絕則諸門並無一文敢擅行饒潤是見
之無不收收之無不盡惡在其爲寬恤哉今試

言壞法之處且如木炭未行倉法時每馱稅錢十五文今收三十五文香附子每担收錢十五文今一担稅錢四十文黃蘗中褶席一領只賣一百文以下錢本額稅錢二十文舊爲其如此每五領收一領豈敢復饒其餘麤重如此之物不可勝數又市利錢舊係務納者所收不及十文亦收十文則是半斤糶只稅四文却收市利錢八文他皆類此天寒氣凜早晚遇有貧窮者忽担得些少如此等物或時只據在身所有錢數便與收納今者盡收不免勒令脫破衫弊袴以解典質當於人以納稅錢人又有不肯解典之者往往嗟泣歔歔誠有所不忍視者某每每爲出稅錢放令前去嗚呼爲民父母而使之如此惡在其爲民父母哉此又聖君冕旒之下賢相聰明之前貪暴之吏敗壞良法之明驗以夫冕旒之下聰明之前便有如此事安知四城門之外九州四海之遠其無剝衣解襦質妻賣子而咨嗟涕洟使人有不忍視者哉今湖北用兵

自去年供運至今不休不知其費用幾許千億而鳩聚三五萬人以攻二三千之溪蠻先生以爲是果勇敢知兵者哉夫以二三千之溪蠻果犯義不順以吾中國之義道主上之明聖宗廟社稷之神靈誠得一忠義醇厚之良將不過率三五百敢死之士人持升斗之糧操挺以臨之則區區之蠻可在掌握誅其一不義首領而餘黨相率請吏於天子矣今其搬運帑藏無休以聚人無窮數調湖曲數州之民使之不聊生不知果有大於此者又如何抵敵想其妄心只欲勒功彝鼎畧無羞赧愧恥之色而非議怨謗道路嗟歎此皆貪繆之吏壞之不可不思念也今歲蝗旱深冬無雨雪亦怨嘆之氣結聚而爲此先生誠得一腹心之人以其所存如先生一二者使之取天下貧窮凍餒實無可出助役錢者削其籍與夫稍能自足而不願請青苗而官司強與之者叱而去之府司舊非係行而出錢者一例放免商稅務如有透漏商稅只得一日内

西塘先生集卷之六
斷遣不得非理寄禁如事有會問交加亦不得
出三日出三日重其罰其餘諸司亦有如此可
立便斷遣者事如之而令諸門所饒放稅錢實
貧困非大商賈有勢之家所饒不及五十文以
上者不得於商稅院收稅錢收稅之限不及一
百者與免市利錢此何患法不久行行之民不
得利哉某學非足以知天人之際以夫詩書所
道如此固足使夫和氣充塞時和歲稔甘露瑞
雪時降矣書云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
德罔大墜厥宗誠以天子之德無小一人有德
而萬邦賴其慶矣天子之不德無大一人向隅
而泣則天子之德有所損損而不已則有墜宗
之事矣天下之慶在天子天子之舉在先生豈
有聞此而不動心哉伏惟俯賜聽察則萬姓幸
甚

上致政歐陽少師書

某聞之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易曰亢之
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

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然則進退存亡得喪之理其不一致乎何其知退知亡知足知止之難而聖人丁寧嘆讚之深也曰是皆一也進退有道則進不易而退不難存亡有道則存不喜而去不憂進退存亡一歸於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孰不一致哉世之平汙蝕於榮辱之途利於名位之高熒熒暮年莫知歸息此聖人所以深戒後人遂以懸車爲盛事休止爲美德此皆聖人之高致人之所難全者今少師有之少師文章與日月爭明與造化爭功垂之簡策播乎不朽少師之道進以爲時退以全終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少師之進也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少師之退也少師功名卓卓東西南北之人無不知而進退之與六經聖人合如是某也少而知學聞古之人亦有如此尚終身悅慕恨不得一見其風采况身生少師之盛時心服少師之盛美得不恭拜門阼之下一伸禮見然異時登

西塘先生集卷之六
少師之門者皆搢紳鉅公道德明秀騫淵原憲
之徒今日登少師之門者又青雲層霄離世邈
俗喬松抱朴之侶雖曰某也學淺論卑塵冗趨
走之人竊不自揆潔已以進庸非僭歟雖然太
山藏玉珉石兼容鉅海朝川吠澮同會又以見
少師之宏量矣干冒鈞嚴皇恐俟命

荅歐陽孚仲表

俠拜白孚仲閣下便人西來辱書一通辭意稠
重甚非不肖者所宜當以感以愧道之於天下
猶之荒忽之邦殊常異世人所罕識之物知者
取多似知似不知者取少而不識者疾走而弗
顧視夫貪多務得勤取而不厭者反愚詬而癡
笑之何則目能視則所未嘗見也耳能聽則所
未嘗聞也鼻所未嘗嗅口所未嘗味以爲金則
不鏗鏘而清越以爲珠璣則不圓潔而璀璨其
不妖卽怪不剖擊而焚燎幸矣必所謂視之所
不可見而聽之所不可聞而嗅之非香味之不
甘不疑於金玉珠璣昆昆侖侖而常無物者哉

今夫俗之所常者布帛之可衣魚稻之可食金珠之能使人富爵祿之能使人貴爾欲無寒斯取布帛反棄而不取曰吾取道欲無饑斯取魚稻反棄而不取曰吾取道欲無貧斯取金珠反棄而不取曰吾取道欲無賤斯取爵祿反棄而不取曰吾取道故以溫則衆煖而獨寒以飽則衆肥而獨癯以富則衆足而獨貧以貴則衆達而獨窮彼以爲非愚而何而皆莫知所以使爾無饑寒貧賤者乃衆所愚者之所獨得也故以爲寒饑貧賤則我拙以爲使天下不寒不饑無貧無賤則我工彼懵而不知宜乎相與羣聚唾焉故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又曰惟道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肖也者以所養者小故也俗之所養無非小是以大者爲不肖然則欲爲道得俗之所謂不肖者而俗之所爲肖者皆未足語道以俠不肖方欲勉強于茲以取衆所不肖是以衣冠相與笑于朝而販

易相與笑于市往來相與笑于途耕耘相與笑于野猶自以爲未足恐恐然惟懼得罪於大方之家莊生曰千載之下一遇解者是其日暮遇之也而閣下者何如人乃不遠數舍致書勤勤情極意至輒以古人之道期我豈意遐陬窮微乃有閣下知大如此哉與夫羣聚而笑我者遠矣非有殊常異世之見其安能若斯信夫海底珊瑚沙有金而蚌有珠吾今而後固不敢以山川林谷相士謂其無人焉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閣下其好而樂之乎自周公孔子孟軻楊雄以降皆閣下之師友何必與不肖者相見四人者不黯而黑不皙而白不親不疎非遠非近子以子之莫往莫來者往來四人間則所以爲大者在子而不在他人矣言不欲繁祇以致謝惟亮察不宣

復李君寶知縣

俠頓首復啓君寶執事數日不見傾企無量昨晚辱貺以書勤勤累幅情腆誠至惟不肖不出

之故自非親愛欲時時而見之觴酒豆肉不能相忘何以及是某固常語人曰朋友人之陪兄陪弟今君寶之於不肖雖同胞共腹之親愛無以過豈特陪兄弟也哉雖然某不出者其事有三君寶未之知故不得不縷縷於左右何謂三一者觀書二者省事三者治療疾苦所以老於觀書者其心以爲三代而上無有孔孟老莊釋氏之教遇帝而帝遇王而王衰周以降乃有三氏之教其實憂世之溺而致所以濟之者云耳故以孔孟之道救衰世之弊而不可得於是老莊之教以老莊之教救之而不可得於是釋氏之教三者皆矯一時之枉而救萬世之淪溺然不能無得失於其間竊不自料欲於其得失間措一二言使萬世而下無所惑於其說曰知夫三者之教一也孔孟之書則嘗讀之矣老莊之文亦粗覽焉惟釋氏之書則百千未及其一夫欲辦其得失而不盡其書猶之欲斷人曲直而不盡其詞也家貧親老區區寸祿福淺命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六
薄南奔北播如飄蓬如走萍加以少壯無慮遇
花卽狂遇酒卽醉雖有其志不迨其事有年矣
老而思之不勝大懼以爲幸有一席閑靜當是
天賜故自溫陵還家卽至府下親自措置得一
閣之材歸而營諸寢室卽朝夕其間四壁回環
惟仰闕一牕而席其下卽有西江月之闕其詞
曰寢室新營小閣蠹書舊柱前楣分門辨帙列
東西頓有飄然意氣舉世皆從物役吾心獨許
書癡蓬頭垢面忘寒饑不特聞韶滋味君寶聞
此卽知俠心之所存矣而爲五女在室人人及
嫁室中空空一無所有催姻促婦無以支撐乃
假借親戚得百千餘糴米麥旋施小課以濟其
用凡月餘登降應接不勝其煩由是遷于廳事
依舊應接人事自午及申五女之中三人出適
矣二人稍緩乃罷收糴獨存小課不出人事惟
伯俊以母病歸一出見之及君寶小有不安在
延慶二三往問而君寶且到出迎郊外自此朝
夕有出入葢筵會旣頻而親友以某久不出一

日人事往還如自遠歸且內外酒食惟益病患而貝葉之文三四月間不能五六函乃舉香自斷從去冬仲復不出戶此卽觀書之說也私居無人每出必假人於縣衙及諸廳人事如織或三四日五六日不一食於家且徒處外育壟之徒其視公家之事如等閒動是干託雖一切謝絕而諸公談論之際不能無及目前人間事也及不出則此等事皆無此則省事之說也又少小多病及走薄官天外播斥煙嵐霧靄炎蒸所鑠或饑或飽於其間所得手疼足痛足行痠也飲酒不散積而成症風氣壅滯眼昏齒損或時暴嗽不已手足攣痺無種不有又欲於此時稍節飲食省人事而自療治焉此則療治疾患之說也今則八九月矣舊書之不記者漸漸記憶貝文之不暇閱者將四十餘函以知釋氏之廣大精微高明深遠而寢寢可以會同三者之教而明其不得無過言過行者之意又舊病一兩月來頓然如冰雪之融釋不知所以然也夫

不肖之不出其益乃如此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凡上所陳乃不肖所自得者君寶愛之豈不以此蓋未深察出之爲無益而不出之爲益者耳前日蓋迫於君寶之愛切切形於言不得已權言秋涼或得應命非不誠者人之大莫大於親友豈有可絕之理但力所不逮明者當察之自去年八月諸女出適了當卽時傳家政於小子人事往還弔勞慶問一責備焉此所以代勞者爲無失親戚故舊也事有可指令而行者可趨走而行者言自老者而少者奔走以就事古之道也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某今六十六矣其去七十幾何也名山佳水高閣大宇人誰不欲遊金絲雅奏麗曲情言人誰不欲聽旨酒佳肴人誰不欲飲食宴笑歌樂副以枰奕人誰不欲與乃寂默兀守蓋非有所輕重緩急於其間焉以爲佳山勝水高閣大宇不如天地之間無一遺之爲遊金絲繁奏不若寂默無音之爲聽旨酒佳肴不如詩書典籍之爲

味至於宴笑枰奕來者隨時少留退而常自言
曰孰若手把卷書之爲樂俠之此遊固常欲邀
君寶深慮未暇及也若乃水閣雲臺以爲有以
勝此蛙蚓之穴是未思不作無益害有益之說
也王通有言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
不能不苦人所不好夫俠固有所不及不能不
好者心自知耳而於君寶之前不及是乃有所
不誠於大君子故不得不說惟終始恩愛聽其
自遂或時閑暇不免來教乃所願焉夫受教於
君子而不能書紳及佩俯伏門廡以謝固可罪
而又云云若文過者加以賓客在坐不及還使
附啓是以竟夕不遑纔起謹布一二惟萬萬情
恕幸甚幸甚不宣

上朱舍人

某竊以世必有慘暴刻剝殘民害物之爲可惡
然後溫慈惠和仁民恤物之道爲可愛而情加
親昏墨黥賢否混雜之爲可厭然後明白昭
晰淑慝分別之道爲可敬而勢加重夫陽和蕩

適植者萌達動者孚孕宇宙之廣同一欣泰蓋
有不知春力者焉大冬凜冽雪霜仍游節拆皮
裂一旦被之以熙熙之和莫不抃躍鼓舞而競
趨者矣此則惡暴欲仁之心也日月東西容光
必照通途大道誰羨昭明而風霾積昏幽戶重
閉一旦劃然珠璧在目莫不軒豁懷抱稽首頓
顙猶狎清輝者矣此則厭黷黯而快昭晰之意
也故愛敬常在乎君子而厭侮常在乎小人小
人之道不極則君子之道不顯情勢使然也前

日之不幸尚有真堯舜之君而民不被唐虞天
地之德日月之明者惟二三匪人當政殘暴昏
墨乘時並起三十年間天下洶洶無一日之安
常竊疑宰物者之心豈時有不仁者歟高明之
極豈時有不照者歟何爲使羣小得肆若是也
一旦乾健天覆重離以照將復二典之盛首正
羣凶之誅天下顛顛若出湯火不惟人之愛君
子有加也君子之相愛者亦有加焉不惟人之
敬君子有加也君子之相敬亦有加焉故曰小

人之道不極君子之道不顯情勢使然也然則
殘暴昏墨之爲是乃所以爲溫慈惠和明白昭晰
之地爾如某不肖以熙寧甲寅中不忍諸殘暴
昏墨之爲可甚惡厭者叫訴不已直欲九重間
知外事之如是爾一置於此十有二年而後遇
先皇帝登極恩霈以得生還而元符之初復行
舊黜其爲大冬凜冽而思陽春之和風霾積昏
而望星日之光可謂久矣方茲昆虫出木亦知
有慈惠昭晰之爲可愛可敬而加親加重矧夫
粗知執簡策學古聖賢事者哉伏惟閣下以仁
則孝於親而忠於君以明則學通淵源深索微
妙其在上庠則教誨不知厭倦而旌軒所蒞無
非愷悌中和之政士大夫之在陟降如輕重之
在權衡曲直之在繩墨宜乎俠之間風慕誼誠
心悅服望望欲進於門下昨在福建部司嘗以
臬學教授爲請於朝閣下深借齒牙餘論拜命
奔走冀以伏下風而瞻君子之光輝不謂旄節
之遽移也第快快深恨自嘆命分之薄已而叔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六
三三
粲大夫相見具言閣下有以照怜之深者益用
欽企今茲曠大昭天漏泉之澤與釋羈係歸省
墳墓當道由南海而閣下實以旌鉞來帥于是
使俠得便道以寘名將命其爲慶幸豈時窮冬
熙熙之和久幽赫赫之照而已哉然前日旌旆
過英俠適以家訃遠至舍弟與其婦同時傾逝
荼痛糜裂是用不得迎拜道左逮今爲恨以曷
者傾慕德誼之切今茲情加親勢加重之時宜
乎不當濡滯自緩自後之如是特以旅橐空罄
市屋不售因仍未能插羽翼而東也然亦不過
旬月卽登門闕承謦咳有日不勝區區私有慶
喜連夕不眠者謹布一二于左右而爲請見之
先伏惟以噓枯燭幽廣大無彊之心必賜俞可
不宣

上泉守蔣大夫

竊謂人鈞也大聖智之所以異於人者識而已
矣夫目以明見而識寓其中見則有限識獨無
窮是故識者神用也今夫羣衆環於前而皆見

焉則目所同也至於視其進退靜作而人不人
默定於中者則非目見之所可及識而已矣猶
之日月也照臨萬物則其明也至於蔀覆之下
匿形隱行則非明之所可及而皆見者神而已
矣故曰識者神用也而事之於世亦猶人也故
莫非事也而有小大輕重之不同是以其舉也
必急其大而緩其細先其重而後其輕知事之
爲事者則衆庶之所同而知所緩急知所先後
則聖智之所獨故善惡無禍福之差而榮瘁無
顛倒之序此日月精神之照也賢否無疎散之
繆賞刑無先後之失此明誠深識之施也夫內
自得之人不求辨於人也其食飲居處出入作
息無以異於人而所得寓其中焉非識則不能
辨也至於事也翕張行止抑則廢振則舉無以
異於常事而大功大利出其間焉非識則不能
知也大冶鑄金金躍於爐曰吾必爲鏤錙必以
爲不祥之金鑄也莫不同惟知是金之必可爲
鏤錙而不使自躍也則大冶之所獨是故金不

難得也而大治之識爲難伏惟閣下以不世之才知而加之學問之光明足歷仕途名滿天下二十年間繁要備歷關陝之雄湖湘之重公皆奉命而按部廉涖之在人之賢必舉在事之重必先西漠夷羗南荆蠻獠嚮服威德延頸稽首詠歌頌願靡不愛戴是皆明誠深識之所施而事無不宜所以能然也天子以臬爲重藩遐陬絕俗遠去京國又欲其如西南人之受賜也是以迂公麾旆遠來方邸報下傳而人知嚮服矣矧旌車之已至乎而不肖之人實以此時獲預僚吏之末趨走於前拭目雲天之表傾耳金玉之音又觀下車一二處置而知此方人物蒙休被福之有初也實不勝私心慶幸而有請焉夫政教之本學校爲先也况臬爲大府乃頽簷陋宇風雨不庇而皿用之屬一有十闕學子稍至饘粥不給教官有職事而無廨舍寄寓於廡下者逾歲矣是豈大府之稱而明公巨師尊儒重道而本政教意哉前太守胡公深以爲念適有

西坡先生集卷之六
市舶之役而力未暇及自公受命之累月有自
北來者傳言明公在京晉江舉士有得以禮候
門者公見而問特先及是此間士人聞此莫不
感激慷慨而相矜賀非特今日也方神明之政
一新羣目俠以所職在是正欲具士人所顛顛
於門下者以獻而昨日侍坐具承訪議深知左
右之留意與向所傳者不相戾矣夫非明誠深
識特然有覩而毅然有行其能如是乎然諸處
營葺近日稍定又冬月晴霽可以修造不切急
上聞誠恐旦夕公有不次之命則事又未可期
也此俠所以區區謹布一二

代上憲使書

某聞之君子之於天下有以輔相幷幪其行無
窮其施無方而卒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無他
道焉舉措之類當而已矣傳曰舉直錯諸枉能
使枉者直又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
直則民不服何則天下之廣生齒之衆固不可
以家至戶到必將表而正之在吾審所好惡而

已矣故曰人無法以知天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知天下無法以知上以賞罰爵祿刑禍之所加知上古之君子知其如此故清心平慮不以喜怒憎愛移於內不以疎戚勢利移於外無所語而私黨也無所默而私黨也無所作而私黨也無所止而私黨也語默動息無一私黨惟直之舉惟枉之錯而天下之大可以拱手定蓋舉直之善立大公至正之道開天下無枉政無冤民則平也不牽於喜怒憎惡則無所蔽翳乎吾中而莫之不照則明也賢有德者以類進於朝職無不修事無不治而邦家有不傾之基則忠於社稷宗廟也媚柔諂曲培貪忌尅莫之措手足而君子得以伸其道諫行言聽膏澤流施則仁於華夏蠻貊也慵者激懦者勸易浮以重革薄而厚人知嚮方而暴民不作則天下有道也行一事而五善得而天下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別朋友信陰陽和於上萬物和於下君臣相與飲宴無事而八荒萬里悅服臣順雨暘

寒燠莫之不敘而昆蟲艸木靡不得所所謂君子之於天下有以輔相併幪其行無窮其施無方而卒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如此而已書曰臣作君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夫欲左右斯民無若舉措之類審也舉措審天下曉然皆知上之所好者誠在是莫之不趨所惡者誠在是莫之不避舉措不審民無所措手足是故舉措不當而天下治古莫之有舉措當而天下不治亦莫之有古之人觀所舉措而天下治亂可知故明於天下國家之大計而以宗社民物爲心未嘗不於此致其慮焉伏惟閣下於道惟宗於德而經其明星日其平權衡忠於國仁信乎氓思有以致君堯舜而措俗於成康故夫默與直存言與直評居與直偕動與直營語默動息無非直之與則公之愛直也自生民以來稷契伊傅周公旦太公望散宜生非斯人也豈公之朋大庾之南漲海之涯有民有社殆且百城吏囂于公民詐于市偷風薄俗紛糾紜錯今其何爲

聞然無覩而公庭民廡廓爾其清然則昆虫草木魚鼈蝦蟃陰皆受賜其致於斯非有道乎蓋門內之吏直者任枉者弭庭下之訟直者伸枉者止而士大夫之出于旌車之下直者進枉者已絲髮之長果有可取莫之不錄歷歷于胸燦燦于齒然則非狂非惑非聾非瞽其亦何為而不悛惡不勸善奮然掘起而思有以受知於大君子之門哉某也不才幸而獲吏封部趨走車轄之下將期年矣前茲權泣於理無望今者正

任茲邑且四五月惟彛與今得以暴其疎拙於聰明之下不為不久矣天地之大其安不容日月之明其安不照以愛直如門下也豈在所棄而無取哉是以常貢短書具道所以進身歷官凡厥猷守於左右者今茲又不默默誠以良時佳遇之難再百歲而一遇君子猶之百果草木之於春夏不乘時敷引條蔓以華以萼俄而無及矣况門下台鼎公輔之器朝廷老成之人豈區區遠方所能濡滯哉今而不言默以自晦後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六
將深悔是用不避頻有干瀆之罪重浼清聽惶
恐無已惟高明垂照不宣

代達夫干提舉再書

周詩有之曰南有嘉魚烝然罩罩烝然汕汕而
卒章曰翩翩者騅烝然來思某嘗於此嘆夫古
之人所以爲上爲下之盡其道而天下國家所
以治而不亂安而無危太平之盛至於麟鳳在
郊藪龜龍在宮沼其皆有由也蓋凡稱嘉物皆謂
夫善美之有加於常所謂嘉魚者不易求之况
也而罩汕之於魚其施力甚勞而得之

勞得微而求至遠難得之嘉物自非其求之廣
而無方遲之久而不倦其可得乎故其取有罩
矣而又有罩焉是之謂罩罩以罩爲不能多得
故有汕又有汕焉是之謂汕汕斯不曰求之廣
而無方乎而烝然待之不求難得微而舍此
不曰遲之久而不倦乎故後人見是詩而知其
爲太平之君至誠樂與共之疑有脫誤此在上者盡
道也夫惟其難進而易退也是以求之難得之

少而誠之至也有翩翩然來而來無非一意於所應蓋有烝然久遲惟其來我之爲思矣故曰翩翩者雖烝然來思所謂求之難得之少無復前日之勞而詩有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愷悌君子來游來歌之盛焉此在下者之盡其道也夫以天下國家之重宜乎克已復禮以俟天下之賢良而誠之至也山岩林谷之人罔不奮然起油然至固有甚於天下國家之在手也其皆以宗廟社稷天地民物之爲心而已矣歷觀今古載記凡上下之際其果至於此無不治不安之邦家昆蚩草木莫不咸得厥所而易此則危亂覆亡旋至其宗之弗保焉然則上下之際不其嚴乎國家上鑒古昔之治大明黜陟而明公鉅儒分布內外惟天下賢俊之俟不以在位在野惟其知焉而必舉燭之以星日之明臨之以衡尺之平內自宰執外達於部司守長惟不舉則已舉無不行者則所謂烝然皞皞汕汕者盡其道矣而下之人其於斯時不飾已而來進以應

乎上非自暴棄之人不爲也某之不肖承先人緒餘以廕得官非敢以議道然而知道之在人能自忘所以得而思所以進者也天啓以幸乃得趨走從事大君子車轄之下伏惟閣下居依仁行依義忠於事上誠於與下視府庾之所積若不是物而軒旆所至惟人之善否賢不肖廉不廉幹不幹之問而得人寸善片能稱諸口而不輟下位進見未嘗不雍容撫教其委曲周至雖父兄於其子弟無以過非夫惟宗廟社稷天

地民物爲心其能如是乎故蒙被援拔人莫不指以爲榮而望望焉有意於門下者誰無是心哉此無狀之人所以不勝旦夕馳情屏戶不避罪咎嘗以短書求知於左右也竊自以世家單寒身迹孤特歷官且三任幸無毫髮公私過犯今茲託臨照吹噓之下譬諸久幽忽見晴空白晝寒凜凝骨而陽和遽至不於是時引心敷蔓欲華且實而及於應上之求不可得也誠恐旦夕公有美命收光明而還朝陽和隨車旆以北

則重幽互寒有枯朽耳其不曰自暴棄乎翩翩
然其將翔而寸心耿耿無他存也烝然其惟門
下一賜剪拂之思公其念之

代慶餘辨疑

某竊以物有似是而非君子惟不幸而後有寧
自黜黯終身不辨者以往愬之非宜也則其辨
不若默焉何則彼方紛紛也又從而紘紘之是
以亂益亂也然則似是而非君子必辨而不辨
者則以聽之者不明故也詩曰誰謂雀無角何
以穿我屋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夫雀之穿
屋似於以角而非也雀無角物也謂其有角則
強辭也此理之至明而不疑者也理者勝不理
者罪而強者不能侵正淑矣公者能之若鼠則
有牙者也謂之以牙穿牖則非強辭理之不明
而可疑者也於其可疑而不疑斷以自我之與
奪若目視其肝肺而爲言之也莫不祗服屏息
而無敢出氣此暴之所以不能陵正淑非明照
日月而識見幽隱則不能也召公之聽蓋至於

此此南國所以有行露之美而教化明恩德著
又至於有甘棠之盛甘棠者愛其人而祇其所
舍尊其德而重其位之道也勿剪愛也勿拜欽
也周人之於召公至於愛欽其所嘗憇說如此
則其心之悅服者可知已以悅服之如此則知
所以視其人者當如神明然人雖至愚烏有不
自直已而包懷黜黯以自外於神明者哉某不
肖今茲獲戾于左右宜若無所容貸然有似是
而非者若捧檄門下同邑於彼承檄漕臺而權
幕於此此似於不恭大君子之命然求其實則
非敢然勢不得已爾竊嘗以大君子之存心其
於物無有厚薄而所急者常在於大而後其小
至於解物之紛紛必於其甚者乃所留心也始
閣下以某同事洽光以邑長無賴耳方奔走明
命未下道已准漕檄權英幕又以真陽令適亾
州牒令兼邑事以所急者在於大則洽光邑之
小真陽邑之大以所解紛者在於甚則州無幕
縣無令爲甚此某所以盤桓于此而急申上司

乞別差官卽朝有代已者而暮負嚴命以趨孰
敢少有怠乎旣而再准指揮行李在道而浚光
令且至遂久於此豈得已而然哉且以某無似
生於窮荒遐僻少失所怙鄙闇無覩不能奮迅
自發幸而獲事大君子之門獨蒙於稠衆中親
加選擇以彼爲不才而令其分邑以治則左右
所以待不肖爲如何此何異久於幽蟄而遽拭
目日月之光非天與之幸而寒門孤族一旦有
生成之待能及此乎而敢後左右之命非狂則
惑也由是以觀之其不得已可知矣伏惟閣下
高明忱厚照識絲毫量包江漢某之不肖正在
門下一草芥奚以介懷抱切不自安夙夜惶恐
若無所容跡者以所嚮望門下非特此故也是
以不敢內懷黜黯以自遠於臨照其今而後如
有驅使敢不悉力以自贖乎惟釋之旣往而俟
其將來不以一青之故終爾遺棄則不獨於某
爲幸實舉族之幸重浼清嚴益以愧懼

代成甫于曾漕

竊觀萬物之在天下雖草木之細未有不自致其材以稱用於人而徒然生斯世也傳曰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又且有義故爲天下貴也謂草木爲無知乎何爲春斯生夏斯長而未嘗一不及時也易之繫曰坤者西南之卦也萬物皆致養焉蓋其致於夏秋之交萬物未有不乘陰陽長養之極而物致其成材成而後天下之用足於此而知萬物於天下雖草木不徒生而所以致養於民者至矣是故虺蜴蛇蝎若芹苳茗蓋亦未始無益於人亦未嘗有其美而不自見自致者也良玉在山虹光十仞精金藏砂光彩外發彼且何求於世而不自秘如此亦天地之生我凡以致天下用不敢以天地之美自私彼皆有氣有生而無知無義類也其於世如此若乃頭圓似天足方象地具耳目鼻口視聽言貌之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隆聞先王詩書禮樂法度之言其道大足以經緯日月星辰成

變化而行鬼神小足以撫寧室家富遂民物乃
韜藏吝惜不少見於世烏在其爲有知且有義
哉古之人有晦然者矣彼非樂以天下之
也時命大繆則卷而藏諸身豈得已哉若乃
文明在上明公大賢惟好善之爲樂而先王仁
義之道若大若小若近若遠無施而不可而猶
閉而不發伏而不見此僚隱行怪欲有述於後
世而已是非君子之道吾聖人所不爲學聖人
者亦所不爲也某以觀物之理而得此說是以
不敢自墮以廢誦詩書傳記之言以千百幅所
識於前言往行有朝聞而暮欲行者方忝以一
縣自試無愧於心矣則又欲寸進於明天子之
時以少駕其學焉天錫之幸乃得伏事旌旆之
下伏惟閣下論篤行正敦大謙厚無所不容所
以稱人之善尤急寒素得片善寸長若已有之
所謂文明在上而明公大賢惟好善之爲樂孰
有甚於此昔者魯國欲用樂正子爲政而孟軻
聞之喜而不寐蓋樂正子之爲人好善而已所

謂優於天下者爲夫士皆不遠千里而來故也
明公誠樂於好善而不知遠近親疎新故惟善
之爲舉是以多士引企思得出於門下某雖至
愚竊自比於草木之細亦思借風雲之便而少
自致焉故不敢默默以自晦干浼清聽不任悚
懼

代上廣西運使

某嘗讀易之文言至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
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然後知聖人之易於
窮理盡性以周知萬物之情狀至於微蹟深隱
如此蓋水火雲風之爲物非有情識嗜好之在
乎中者也亦氣類相從而已求之於情識嗜好
則其具有之者爲可知矣人也者情識嗜好之
無不具而君子小人之所同焉也君子也者同
乎義者也故情乎真識乎善嗜乎道而致好乎
賢明愷悌小人也者同乎利者也故情乎僞識
乎惡嗜乎聲色財貨而致好乎惡濁險巧君子
小人之相反也猶之水與火欲其相應而相求

不可得也故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聖人之於象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天與火同卽地與水同爲可知也故天與水違
則訟也天與水違訟則地與火違訟亦可知也
然則物之不可不以類族辨也雖天地不能而
况於人乎傳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明乎物之各以類聚羣分則吉凶生而思所以
爲吉則求應之道不可不以善也乾之九二曰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大人者克實乎善信美而
有光輝之謂也非獨九五之謂也善求而善應
非大人而誰利故思乎無咎而爲吉則利見大
人而求之所以善吾求思乎無咎而爲吉則利
見大人而應之所以善吾應求與應交善然後
以學則成以仕則達成也者非成乎名也所以
成德也達也者非達乎位也所以達道也某得
是說而知乎無咎爲吉成德達道未始不由乎
善求而善應者也伏惟運使某官善爲可欲信
有諸已美爲克實大爲克實以有光輝者故某

心悅誠服願一出善化之下日就大君子模範
庶幾乎且達於古人之一二惟貧且窶未能捨
去寸祿伏聞部下甚有闕員某雖庸虛最陋無
過人之材仰伏膺先王之格言不敢造次有所
苟違方將行其所已學而至其所未成由其所
已仕而至其所未達者也惟大公至正平均明
察有若衡鑑絲髮妍醜誰可藏匿如不至大可
棄外願得一小郡試展微效以奉事旌旆之下
而觀大君子施爲注措有所矜式以兩成求應
之善不勝幸甚

代上徐運使

竊以仁之無分於才不才猶土之無分於田不
田玉之無分於器不器也土之田不田者墾不
墾而已玉之器不器者琢不琢而已人之才不
才亦用不用而已人之所以爲人者非耳目鼻
口具之謂也能爲人之謂也是故不仁於父子
非人也不義於君臣非人也不別於夫婦非人
也不序於長幼非人也仁於父子義於君臣別

於夫婦序於長幼信於朋友而大不得行於天下小不得行於一國與夫不仁仁不義義不禮禮不智智不信信豈人之才哉所以駕馭之非其道云耳故人譬則土也玉也駕馭譬則琢不琢墾不墾也駕之以道馭之以法則天下無不才猶土之無不田玉之無不器駕之非道馭之非法則天下莫非不才猶之士莫自田玉莫自器堯舜三代之盛人人可封非天之生人皆才德之人也異於堯舜三代之盛者人人可誅非天之生人皆不才不德之人也由是觀之非上之人所以駕馭之得失而何哉何謂駕之之道也驅而適諸仁義不適諸不仁不義是也何謂馭之之法也進於仁義者賞入於不仁不義者刑是也知所以驅而適之之道而無賞之勸無刑之懼此之謂徒善徒善不足以爲政有賞有刑而誅予不得其實則有刑之用乃所以沮善有賞之設乃所以勸惡是之謂徒法徒法不能以自行若夫以有心之人治有情之政賞必當

善也不差於毫釐罰必當罪也亦不差於毫釐
非夫忘肝胆遺愛惡惻然惟天下大公之爲心
其孰能與此夫然後昭昭顯著而天下之才油
然起矣是故君天下國家者無所煩事惟此之
究而左右輔弼伺察廉按之臣亦無所煩事惟
此之究上下協心同明而四海之內丘山嶽谷
朝里巷井無一遺善留惡而天下之大可拱手
定而不才者才矣况夫人之才素具而有不成
之者哉伏惟主上推究百王之法而獨收其精
粹完密是故高拱淵默惟天下善惡之聽無所
作好惡於上而閣下諸公分朝廷之光輝以下
矚於遐方遠俗其於分別淑慝若有以見人之
肺腑某之才不才固以暴露於照臨之下者數
月矣尺寸絲髮何所逃鑒必以術智學問政事
施設一如門下則君子於人有所不求備取其
所至而其所不至有以容之且思有以才天下
至於忘肝膽遺愛惡其於萬物者皆天地生成
之心烏有可生可成而不畢致力乃坐而視其

遺棄乎某之不肖服先王詩書之言則唇腐於
經傳手胼於筆硯而不敢休遵朝廷詔令則倦
不敢以寢而饑不得以時食井水有價亦思以
俸錢償不敢自謂能爲人而不敢不勉者也然
而前後數官濡滯二紀幸而上司見憐被以推
薦率皆垂成而輒有闕今歲未耆指而鬢斑頭
童不自勝其窮悴將舍此而之田矣是故惟無
志於天下人物者則已果有志於生成其安忍
其如此而不顧哉是以浩然西望瞻仰門下而
有望焉

代李秘校乞侍養

某聞之孟子曰居下位不獲于上民不可得而
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
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夫以區區朋友
不信之身而欲志得於上澤施於下猶之不能
踴步而求數千里之遠是故人之行莫大於孝
經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
夫君子之仕外則致君唐虞而禮義斯民莫非

爲親也故曰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內則祿廩之富晨昏之養甘旨之奉得以遂其私心亦莫非爲親也故家貧親老則有不擇祿而仕者然則移家理以事公上正以寧親而求盡夫人子始終之道而已仕而爲親之患亦不可以已乎由是知進退仕否亦無常善惟其施之而宜斯善矣某不肖識非足以明善仰亦承父師之訓讀先王之法言而粗知嚮背者也先父去世某方總角所逮事者一老母耳田不足以饘粥室不足以避風雨此明公所素知也自老母而下至於二稚子凡數口而緡錢斗粟無所自入率皆仰給於親屬幸而藉先廕薄沾恩命敢以辭勞苦而擇祿仕耶徒以老母北人某等雖生長於斯而舉家皆不善嶺外風土今年春自老母而下至於童稚無不患病惟老母爲尤困涉夏方稍平復秋來家人及二稚子又臥病見今醫理未愈老母日思北歸聞將有差命卽食不甘寢不安而舉家惶怖爲人子

者能自安乎仕本爲親而某固非有以取信於朋友而望所謂志得於上澤加於民者徒以升斗之祿給晨昏之養耳今其祿未及養而使老親抱病懷恐無時不然也妻病子臥藜藿之不美而居處湫隘晴則蒸燠雨卽上漏下濕使人嘔惡可謂居致其欽而養致其樂乎不免以口腹爲老親憂烏在其爲人子哉伏惟明公高明博厚仁之至義之盡而某於此日荷顧愛雖父兄於其子弟無以過是以敢屑屑上煩聰聽近得舅氏書令速侍老母來京師故須再至申乞侍養伏乞明公特賜保明備錄申明上司庶幾早降指揮使旦夕得隨侍老母前去與舅氏相見則舉家數口皆生成之賜死生不敢忘大惠矣

代介之再求京狀

某聞之道之於世未有一出處語默不觀夫會通象時之宜而可以有行者故時屈則屈時伸則伸伸屈無常惟其時可焉此其所以退不爲

矯進不爲妄而道無不行者也今夫乘天地陰陽之和以生則枝者蔓者華者實者飛者遊者孕者伏者雖蚊蠅之微蟻蠓之細無不羣動而彙出長呼而遠應也及淒風怒號高原繁霜則歸根反元遁匿潛伏聞無見而默無聞也物且尚然况於人乎是故知伸而不知屈不可與言出知屈而不知伸不可與言處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莫之適而不滯於一方一曲然後可與語夫道可與語夫道而後可與有爲可與有爲而後可與有行也夫以百歲之身日夜相半而幼稚者耄與夫疾苦哀樂之變又相半焉其得泰然於其抱伸已而及物者爲能幾日而歲月遷徙時不暫停士之不幸而生於昏亂往往白首山樊而上之人莫之聞知也幸而聖主在上貴人達官之爲耳目于外者明若日月此皆千載一日之遇而不知幾變又將緘閉遁縮而不自見若仰焉而莫之察使有志於天下者常若聞無覩而默無聞焉可不痛惜哉是故見幾之作

不俟終日而士之伸於知己如越石父之於晏平仲不爲過也某不肖少不知苦學故涉道甚淺而所得於父兄師友之教訓不爲不至聞一善言則拳拳伏膺而不敢失上遇堯舜之明又得以竊寸祿而從士大夫之末其心自以爲誦書不必多學業不必廣惟所見聞而不違先王之訓典斯行之足以爲善士矣是故雖一掾尉之末敢不自竭其愚天與之幸得伏事於旌旆之下不特累歲教誨懋其所不逮又不以爲不肖從而薦之於朝以爲堪充縣令部司廉按之過此者又從而盛稱飾之然則公之於某豈徒平仲之於石父然哉今茲不自己已若殊不知度已貪得而不足然者以士之患不在乎行己之難而在乎遇知之難某之蒙知愛於左右此千載一日之遇也果有絲髮藏之肺腑而不自見烏在其爲知己伸哉竊以今歲薦削尚有職狀未發近制許以職官狀充京削某之不肖上賴明公羽翼維持之力於令狀既有餘矣獨京狀

西坡先生集卷之六
爲未有果蒙終始矜念重賜拂飾他時自一縣
一邑而有京秩之望又自門下始則生成恩賜
天地覆載之力也夫越石父一鄙人也猶知默
默於逐捕而獨伸於晏子某之無狀自以今日
之進爲不妄而庶幾於知所伸明公必加察焉

代干鈐轄諫議

竊以窮者三樂達者亦三樂士君子所以成已
成物之心於此蓋可見矣夫少而樂求學長而
樂求仕仕而樂求知此窮者三樂也以其學之
成思見天下之求學者樂告之以其仕之達思
見天下之求仕者樂與之以其明足以察智足
以知位足以舉力足以援思得盡天下賢知才
能之士而力薦於朝是又其樂之至者也此達
者三樂也窮者之樂以成已達者之樂以成物
不能成已不可與語成物不能成已不足於仁
不能成物不足於智仁智士君子之所以立也
其可忽乎流輝逝水交臂失之佳時美遇千載
間有故夫士君子之欲致其樂者莫不汲汲然

然則鷄鳴而起夜分僅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古人之所學者爲可知矣三月無君則吊出疆必載質古人之所以仕者爲可知矣不敢造次不仁顛沛不義其求伸也有爲牛角歌者有爲堂下之言者甚者環轍於諸侯之境結軌於千里之外古人之所以求知者爲可知矣何則時之不可失也如此夫士君子非樂於成已者也成已所以成物也成物其樂成已其所以樂推其成已者如此則所成物者固不待歷指而後知某者不肖竊有志士君子之一二者幼而獨力於學五帝三代之詩書仲尼子輿之訓辭百家諸史之載記粗常究焉所以正心修身治國家天下上之爲人長下之爲人臣至於仁民愛物忠主報國者不謂不多識之矣應舉不第始以廕補吏年且若干方得一京秩未能少有所施設日月逝矣懼將老焉此亦士之獨窮者乎伏念鈐轄安撫諫議經爲人師思見天下之學者而樂告之諄諄焉惟恐其不能學故

所至學者雲集仕爲上達思見天下之求仕者而樂與之故天下之賢知其達於朝者非特門生交舊親戚也其達之也以其明足以察智足以知位得以舉力得以援凡今之仕才英智傑之可用於時者孰不爲公得而公歆然自視常若有遺焉非仁足以成已智足以成物思以致其樂汲汲然如古人者孰能與此此則其所以求伸之時也故嘗以言于左右之知者再矣伏聞從者治任趨召瞻望台屏精誠飛越故復喋喋亦以古人成已所以成物之心爲心是以如是其亟也

西塘先生文集卷第六

終

田城先生文集卷之六

三



